石匱書

石匱書卷第一百[illegible]

沈一貫朱賡李廷機列傳

明 蜀南張 岱著

沈一貫鄞縣人隆慶戊辰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萬曆二十二年以禮部尚書入直東閣一貫在史館不肯依附江陵志節耿介鬧於中朝歷官詹翰蔚有聲黎在政地日當儲位危疑稅使四出疏揭陳請數疏剴切 天子以為忠勤恭依循切庚子當國疏

請皇長子冠婚不俟復上疏曰詩既醉之篇臣祝其君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繼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則願共子孫之多又曰釐爾士女從以孫子願配淑媛而生賢子孫也斯干之篇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户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美斯宮也繼曰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男子之祥言吉祥焉夢當生聖子神孫無窮也今稱觴萬壽而宮落成在廷同祝而欽天之祥定自聖心始　皇上大婚及時故得聖子早今皇長子大

禮必備其儀推念其情不如早諧伉儷之為適 皇上孝奉聖母朝夕起居不如早遂含飴弄曾孫之為樂乞今年先舉皇太子大禮明春後遍舉諸皇子禮子優生子孫從生孫坐見本支之盛享令名集完福矣 上心動諭俟即日行之冬十月 上以典禮未備欲改期冊立一貫封還聖諭力言不可於十五日己卯遂冊立皇長子為皇太子國本遂定時一貫與次輔沈鯉共事與鯉議論相左凡事必盛氣加之鯉

不為動從鯉門人禮部侍郎郭正域與鯉合力排擠一貫每事必與為忤一貫恨之會楚藩宗室揭參楚王非朱氏爲一貫願比楚王正域自以楚人稍知之獨確乃右宗人言請再勘一貫持不可正域語侵之次輔沈鯉獨是正域議一貫大怒許正域歸聽勘舟次楊村妖書事起一貫嗾其門下給事中錢夢皋御史康丕揚直指正域并及輔臣沈鯉發卒圍正域舟捕其婢僕乳媼下詔獄考訊無所得又圍沈鯉私署

搜索亦無所得後碟皦生光而索始得鮮則出大學
士朱賡與禮部侍郎李廷機力也甲辰京察一貫屬
其私人兵部尚書蕭大亨主察事徐觀瀾以不及降
錢夢皐外補特旨留用郎中劉元珍御史朱吾弼主
事龐時雍後先論詆奸誤國者供謫降時論不平一
日上偶火像召一貫入諭以輔佐東宮為好皇帝
有事須諫正併及罷礦稅起廢釋禁諸事一貫出聖
日上疾有瘳悔出前旨太監田義力諫諭已頒行

萬〻不可及汗 上起欲于小衣〻爭之愈力召一
貫與言一貫惶恐無繳前諭諸事逐殺義出與一貫
言曰相公稍待之則礦稅撤矣何畏怯乃爾耶甲辰
八月兩相卒不相容並以致仕回籍一貫加少師左
柱國中極殿大學士歸數年卒賜祭葬謚文定
朱賡山陰人賡將誕母陸太夫人病亂始徐慮甚方默
禱起覩兩炬橫亘如梁各吐達解若七父東武公大
喜六歲喪母哭甚哀時尚未就外傅聞兄比部公應

講經即了大指塾師鄉黨爭目以為奇有長者戒曰
此神物不可貌人東武公始匿而親授之經隆慶戊
辰成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與修兩朝實錄充經筵
官時 上方冲齡嗜學每進講開陳明蓋 上極和
顏受之一日聞宮中妖情花石因講宋史花石綱極
言群小慫慂害民甚大 上遂戒左右曰講官言可
畏尋陞左庶子兼侍讀學士再陞吏部右侍郎會有
大峪壽宮役上命賡往定制司禮衆傳 上欲倣永

陵制廣除令人丈地廣狹疏曰永陵廣八十一丈外加方墻若干今必欲如制浅地塹不小請並外方墻用八十一符聖祖九九之數且昭陵在望而制不等恐非所安中長洲色動曰 上諦言昭陵奈何獨許新安貲云比正與獻陵對同疏留中久之 上密使人會其地亡弁得請人謂廢斯舉無論省金錢亡算所全主德亦甚大弋子陞禮部尚書丁繼母憂歸讀書東武山十有三年 上念舊學召入閣辦事至則備

陳礦稅為害引唐玄宗宋徽宗為戒詞甚剴至　上

優詔褒美之癸卯妖書事起詔諫官不得已立之而

從官不備竊後日改易之意其特用朱賡賡者更也

後幸內外官附賡者株累多人　上怒甚遣中使慰

勞賡伏地哭失聲　上念奸本得偵校四出忽捕皦

沈令譽得王銓部士騏於于比部玉立所與勞問書

欲以妖書事坐令譽波及于王賡擬妖書付法司而

以于下部院　上意不解促賡擬嚴旨賡第從妖書

事改擬稍有加而于王事無涉竟從前擬廢矣曰大
獄將興可柰何乃移旨沈一貫言甚具一貫始從科
道鞫論傑曒生光事始罷已工部據利請廠門工廢
謂此嘉靖三殿故牒今幸興畢滌所在若沈徵入礦
稅原為大工不此之請誤言往牒使　皇上無以示
信天下非所以光聖德乃咨具揭呈進　上覽之大
悅遂傳旨緩工令擬諭以進廢因備陳礦稅原為大
工信不可失乃下諭封礦所在稅課改有司徵以其

半濟工詔下海內歡聲度更生矣又疏請釋繫華司理鈺等十餘人於詔獄而曹御史學程以語柬事忤旨繫稅監梁永成誣咸陽令滿朝薦畯叔稅張建獄減力救得免未幾疾篤悉簡在閣時所欲陳請諸務以當尸諫 上優詔報可將華張目問曰 上意若何顧而謝若再享年七十有四病中自撰行冢名曰茶史及宋生平所著敦庸堂集若干卷行於世卒加太師賜祭塟謚之懿

李廷機晉江人隆慶庚午鄉試第一萬曆癸未會試第一、殿試第二授編修、壬辰陞侍讀改右春坊右中允甲午皇長子出閣充侍班官改右諭德掌坊事丙申陞祭酒丁酉陞南京吏部右侍郎署部事攝戶工二部盡革陋規京舖行立水兑八規刋粮觧单以杜横索葺留京外羅城一百三十里歲〻省水衙萬餘金葺孝陵周垣五十里葺皇城直房公署廟祠牌坊橋梁飯堂皆取諸節縮奇羨庋置無用之費未嘗勤

第一緡三年陞禮部左侍郎癸卯敦趣入京署部事是時妖書事起京畿震動皦生光佐驗未甚明廷機猶從戍棠事遂得寢滿六年吏部擬推少宰力辭請加尚書又辭山陰相公謂可加太子賓客曰侍讀學士不佳卻要太子賓客耶山陰笑曰如公足以風末俗矣久之 上亦深知其清謹箴值朝覲於禁中語左右曰此時京官正忙惟趙世卿李廷機閒耳丁未上特命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謝恩

疏言人臣惟知有主苟可自效於主者無不盡有益
於主者無不為不知有身不知有家不知有交游往
來不知有毀譽得喪必無一念不可與主知必無一
事不可對主言以是內省有不可則止之訓在焉人
敎之建言急收拾人心曰天下事平平做去天下路
慢慢行去要急却緩要好却不好要明白却不明白
莫必歸君入告之語必不外傳雖慕清淨盡一之理
欲省議論明職掌毋相軼越守令毋動論官曰勤

事論入曰躬行論大臣曰播當論相道曰廓然大公
物來順應曰行所無事論用人曰中材最多惟恕惟
公至論邊事則曰不可爲階共啟曰苞苴可絕乎請
托可杜乎由今之道而欲將勇兵強餉足不可得也
旣入閣四方書捐俱於長安門外投領無有至私門
者在事九月主張四川撤兵坌治黔蜀生靈省餽運
撫安疆臣兄弟不至爲播州之續謂北地營田可聽
民自營官勿預俟山東故海道通遼可轉粟給軍會

有煩言遂決意乙丑自戊申四月後屢疏屢懇不出
再遣鴻臚寺卿宣諭不出命同官諭不出（此即不出）閣事不聞
卿報不聞言者蠭湧下辨已酉冬移居真武廟人曰
褻笑曰席藁也或曰荒涼回國家之式曰予未可以
去乎曰必去曰必待命去暇中續成春秋日講考求
樂道隆慶實錄皇明閣史纂圖朝名臣言行錄編采
賢事采刪通鑑性理書著四書臆說家禮家訓仕績
若干卷壬子始得請加太子太保遣官護行里居數

年以璞卒賜祭葬謚文節

石匱書曰四明之剛狠忍拘排擠正類宜為人所叉目笑若大山陰晉江謹慤自守不踰跬步乃趣以宰相衣鉢有過去未來現在之號逐影吠聲憎茲多口可謂朝廷尚有公道哉四明與德歸相忤遇事皆有成心不免任氣僨事而至如山陰之徹碩銳晉江之處妖者一語曰天造福寰宇謂非社稷之臣吾不信也

石匱書卷第一百七十四

明　蜀南張　岱著

沈鯉郭正域列傳

沈鯉河南歸德人、嘉靖乙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簡討、轉中允、歷陞春坊掌院、萬曆二十九年、以禮部尚書召入東閣大學士、歷加少保文華殿大學士、鯉清修亮節、直名行、守法度、入內閣、議論與四明沈一貫相左、未幾同將去位、里居多年、杜門養重、好同貧恤寡、

為德於鄉、外事一無所與、不究其用、爲世所惜、

郭正域湖廣武昌人萬曆庚辰進士選授庶吉士、以憂歸、癸未補編修、時館師四明沈一貫以正域不執弟子禮、遂相左、每與談天下事、一貫嶽嶽自負、正域意殊輕之、不爲降也、正域爲東宮講讀四年、例不當出出亦不當向南一貫以南祭酒遷之正域怡然就職、爲祭酒、大有聲譽、萬曆壬寅陞禮部侍郎、正域與歸德沈鯉意氣相得、引爲忘年之一貫益深恨之、癸

卯、五月、正域同司官吳點定補謚改謚議應奪者三人、許論呂本范謙應改者一人陳瓚應補者七人伍文定吳悌魯穆揭緒宗鄒智揭源陳有年一貫與山陰朱賡曰、吾二人在班敢奪南渠謚者正域聞而曰、吾敢奪若以黃光昇當謚是海瑞當殺也若以許論當謚則沈鍊當殺也若以呂本當謚則蜀守禮諸人皆當黜其秩從其卯也奪之當疏上竟留中七月楚藩宗室華越等二十九人揭奏楚王華奎爲異氏子、

類抑賦部鑒鑒有據應革除楚王亦上疏訐辯禮科給事中張問達請疏下武昌闔宗詢問物論嘩然謂王爲假從下廷議一貫以楚王襲爵三十餘年豈宜輕易頗比楚王正域楚人謂知之獨確乃右楚宗人言戶部尚書趙世卿倉場尚書謝杰謂王非假爭之甚力正域請再勘一貫持不可正域語侵之次輔沈鯉獨是正域議一貫大怒許正域歸聽勘楚事竟寢楚王遣人參謝同遺書謝四明及諸比楚王者楚宗

人率衆邀諸逆兵併到使周應台鄧人為一貫黨恐事露遣兵捕宗人械繫之閩宗群訢於楚撫趙可懷可懷熟讓之一人突前以手械擊可懷立斃於逆捕治宗人坐以謀叛大逆者七人禁高牆者數十人楚事大衆將正域亦得旨回籍聽勘守凍潞河之楊村妖書事起先是戊戌年有憂危竑議一書為全椒知縣樊玉衡吏科給事中戴士衡所造詔削籍謫戍至癸卯十一月有妖書曰續憂危竑議凡三百餘言謂

東宮不得已立之而從官不備寓後日改易之意其特用朱賡：賡者更也內外官附賡者文則戎政尚書王世揚巡撫孫鑛總督李汶御史張養志武則錦衣都督王之禎都督僉事陳汝忠錦衣千戶王名世王承恩錦衣指揮鄭國賢又有陳矩朝夕帝前以為之主沈一貫右鄭左王規福避禍他日以有靖難勳王之事吏科都給事中項應祥撰四川道監察御史喬應甲刊其書一夕間自宮門迄於衢巷皆徧厥明擧

朝失色莫敢言大學士朱賡得於私室以聞請緝其人、党歸不乞、上大怒令廠衛挍緝務得造書姓名責須應祥喬應甲回奏沈一貫請嚴跡之偵校塞路購賞格五千金、官指揮僉事、或曰妖書似出清流之口、將以傾沈一貫者、或曰此奸人作之以陷郭正域正域時有清流領袖之目見忌一貫已喬應甲項應祥各回奏、奸書謗人、無自名理、不開名皇太子慰安之、太子泣、上亦泣隨令內豎以慰安太子語諭內

閣一貫恨正域兼恨沈鯉遂以妖書事坐正域欲給事中錢夢皋疏指正域并及沈鯉御史康丕揚佐之物僞醫沈令譽多貲遊丕揚邏城跡捕之搜得楚王揭華越訓封及刑部主事于玉立所致吏部郎中王士騏書以玉立起官士騏與正域左右之又前漢中府同知荊門胡化首渠縣訓導沈明卿撰妖書廉問無據而明卿爲夢皋姻故夢皋首攻正域疏中稱沈令譽爲郭氏之食客胡化同卿之友畱亞凱奸黨治

正域罪次輔沈鯉屢為奸人緩頰舉朝白大變彼自小事舉朝曰當捕彼曰可容所上揭有震動人心虧損聖德等語回互隱伏意欲何為中外大駭於是發卒圍正域舟捕其僕媬乳媼十三人巡捕都督陳汝忠又捕正域舍人毛尚文江夏布衣王忠巡城御史康丕揚捕僧達觀琴士鍾澄百户劉相等同沈令譽下詔獄考訊無所得邏較且環逼鯉邸迫脅不堪望太子遣閹人語閣臣曰先生輩容我乞全郭侍郎曾

都察院溫純上書訟之辱文獻陶望齡先後請沈一貫為解陳矩亦力持之鯉得安王士騏于玉立以詞逮落職錦衣都督王之禎千户王名世首錦衣都督同知周嘉慶下東廠會鞫闕門慘掠嘉慶亦不承吏部尚書李戴為嘉慶外父悄訊特不忍慘視起入中堂上聞而惡之罷戴歸命錦衣嚴鞫妖書沈一貫朱賡請寬疑獄沈鯉亦上章引咎且乞歸不聽最後錦衣百户崔德緝順天舉生皦生光并其子其偏婦

趙氏陳氏鞫之生光性險賊善脅人全坐遣戍大同敵鄭然不敢詔下鎮撫獄俗受五毒並無實據禮部侍郎李廷機趙世卿皆輔臣朱賡曰皦生光事雖可疑倘再求其獄株連何已賡勸一貫如廷機言刑部尚書蕭大亨尚堅執不允御史沈裕力持定獄皦生光不肯承裕誘之乃曰死固所甘恐累及妻子耳裕許保全其妻子要裕款聲而後承獄具坐斬 上欲加等以謀危社稷律論磔生光死後坐其妻子皆斬

無何、裕王見生光亦無病暴卒、後有永嘉趙士楨者、爲殿中舍、發狂疾、自言爲是舍身肉碎落如磔狀而死、正域得脫、歸、尋卒於家、天啟二年贈太子少保、予祭葬、廕一子中書舍人、謚文毅、郭正域左袒楚宗、誠屬偏見、至以妖書罪之、生致族滅、一貫之手亦辣矣、皦生光死有餘辜、殺非其罪、雖言廷尉之平、然株連不已、禍且莫測、借生光以救通國、此權法也、生光故遊俠、聞李寧遠死、重服往弔、不徹聲哭者三日夜、但

言公誤我子孫不就共何以逃哀力請之出寧速手
書皆致危不屈期將犯闕邀生光為內應語生光詰
之公賺我破家今事不成故哭之惻耳子孫懼懼百
計求懇願以數千金為壽遂與扶誓盟神持金而去
石簣書曰四明深恨歸德以郭正域為其門人故牽
正域而橫入鞫黨四明欲殺正域以妖書可殺正域
并可殺歸德故借正域以根究妖書仇隙多人遂欲
一網打盡李陽毒手共可飽耶乃中朝正人如溫純

唐文獻、陶望齡輩，力持公道，庇護清流，不惟不能株連歸德、并且不能齮齕武昌，含血噴人，從污其口，共四明之謂半，萬曆初年，於席不和，大同為太倉所擠，歸德為四明所制，亮節忠猷，皆不得大展其用，老成彫謝，君子深惜之矣。

石匱書卷第一百七十四

明 劍南張 岱著

胡張黃包曹雒劉列傳

胡濙無錫人嘉靖乙丑進士授永豐令濙聽訟多寬宥而獨重效訟者購得其主使揪訟詢曰汝業訟之利而不業訟之害也以三木荷其頸匝月曰盡此輩庭稍空矣滿攷七月以憂去特有戍御史者特薦諸朝且曰七月薦非例也能取諸三載以加七月者誰乎

服除補安福令滿歲入覲僅敝舍而裝資貸故人得二十金乃成行行所報謁諸公取成禮而已人亦無敢望之濟之治安福共操舍人率傲來豈舍而加以文采安福薦紳大夫交口譽令若一而濟闇不懌曰吾得之安福薦紳大夫譽甚不若鶩者來豈得之者老女儒聲也試御史治東城戚畹縱騎家惱惱相戒毋犯御史狠擋濟後上旨諾後中貴無避忌濟每朝中貴人槪目懾之曰是悍御史耶少進去我曹當見魚

內而紅罡犯禁垣漭時已得按逮來乃上書言事事
頗及宮壺大約謂天子方冲幼慈寧能攝之欲以
彤史見忠而中貴人指摘有所譏切幾陷大辟輔臣
究曲救解乃削籍罷為民漭從戶部給繻聆一驢出
都門各爭勞之曰御史也而氏雖然其御與史哉一
中貴人沃之酒以好罰衫強披漭背曰毋謂我曹無
人即從君死不難也罡居八年御史爭擧頗以疏薦
漭倪得罪因是薦者阻止漭閉戶讀書絕不以為意

所著有米真集若干卷淳好倭佛當歿之前數日與友人度胡橋遇鵝衣僧胸前盡繡八卦裹以見字一赫蹏校淳曰視之淳笑弗視曰吾事去矣視何為僧亦笑竟去曰不視亦得歿之未一月而有胡僧持拄把石一鶴武瓶一奠柩前飄唄移時去竟莫可蹤跡有客游忠山眾亭見淳幅巾行詠入黃公祠恠之曰吾聞胡君病今乃愈耶次日過淳廬淳死已七日矣其臨終特多恠異類此

張養蒙山西澤州人萬曆丁丑進士丁亥拜吏科給事中時左都御史辛自修斷尚書何起鳴許奏御史高維嵩自修坐爲各降級養蒙上疏申救亦罰俸踰旬知名爲中閒積官至左副都御史陳言五事一曰部院漸輕六卿分職八柱承天冢宰何官三年四易銓衡正位數月虛懸不知統百官均四海可令代庖焉以至戶曹三疏隸閒曠不納臣院九疏催行取不報爭正事則十疏九不行過正推則十人九不點奈

何輕之若此一曰科道漸輕舊錮者有賢有否不知
其甚錮之餘新引者有語有然不知其擇引之故西
臺求豈列署中宜行取優俊除屢閣苟有可言豈
必甚諫射狠利於不附孤鼠便於縱橫圖是將何定
乎一曰撫按漸輕彈壓外官全藉撫按今撫按所薦
不為陞遷撫按所糾不為降調則撫按視外官遂同
秦越而外官視撫按竟若弁髦矣一曰進獻漸重匹
夫熒惑厥有常刑王百戶撰無影之買竇欲騙久絕

之佞張主簿贓無用之白鹿欲復巳褫之職臣下糾之不聽大開受獻之門恐上行下效殆有甚焉一曰內差漸重 太祖戒內豎不許干預外事何其嚴也濫觴於正德之季 世宗一掃而空之 陛下在御二十四年而天下晏如邇來中使紛然四出有開礦者有收稅者有勘災者有查店房者乞請無日不上批答無日不下左右籍京幷以營差京幷籍左右以罔利 陛下謂幹辦家事必須家奴豈朝紳盡誤國

者千疏入不報丁酉七月又上言曰君心與天心相爲感通不先正心而強求於事雖有罪己空言終於矯枉　陛下戒心有四一曰好逸朝堂倦於將御章奏倦於批覽卧起倦於晦明一曰好疑〻及近侍則左右莫必其生疑及外庭則寮釆莫舉其職一曰好勝剛戾嚴而寵愚智書謟諛而惡戇直惡封駁而樂傳宣一曰好貨以聚歛爲奉公以捜獻爲盡節珠玉豈於帷幄錦繡徙於匯筒瑰林大盈竟爲誰積亦不

報戊戌陞刑部侍郎壬寅罷歸田里癸卒

董漢儒開州人萬曆己丑進士以河南府推官陞戶部主事特神宗春秋高諸事廢閣漢儒慷慨上言皇上頻年深居群臣罕得見面不曰增例金於雲南則曰造花絨於開陝不曰蜀藩加貢扇二萬柄則曰楚王加進糟十六罈最煩費者羊絨值三十萬而責之臨蘭殘破之區陝西四鎮主客兵餉雖俞奏覆核而業夢熊仍請四十萬崇文門採稅日增誇多以示

誉利析秋毫商旅困敝九閽三殿之間惟聞縱酒淫刑黷貨而已臣恐千秋萬歲之後不知以　陛下為何如主也疏入不報後歷任至宣大總督天啟壬戌陞兵部尚書以艱去

包見提要兩籍南直宣城人萬曆己丑進士授庶吉士改吏科給事中己亥陞戶科都給事中疏論礦店滋蔓又疏論臨清稅使擾民必致生變又疏遼瑱沾危礦市為患太烈見提一月三疏指數內使切直降

貴州布政司都事木幾臨清提亂敺稅使馬堂幾死

朝廷之威太褻 上忍見從言起陞爲部主事歷太

僕寺卿轉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庚申陞吏部左侍

郎辛酉年卒 李書學紀傳補

雒于仁陝西涇陽人萬曆癸未進士己丑間為大理

寺評事疏進酒色財氣四勿藥箴疏曰臣到京閱歲

餘僅朝見於 皇上者三此外惟見經年火動常日

體楔聖政久廢而不親聖學久輟而不講臣以是知

皇上之患醫藥難明藥餌難攻者也惟臣之四箴可
以療病請欵陳之　皇上之患病在酒色財氣者也
夫縱酒則潰胃好色則耗精貪財則亂神尚氣則損
肝以　皇上八珍在御宜思德將無醉也夫何醲味
是耽盡飲不足繼之長夜甚則沉醉之後持刀舞劍
舉動不安此其病在嗜酒者也以　皇上妃嬪在側
宜思戒之在色也夫何幸十俊以開騙門寵鄭妃而
冊封偏加即王妃有育皇冢嗣之功不得并封甚則

溺愛鄭妃而惟言是從儲位應建而久不建此其病在戀色者也以 皇上冨有四海豈[illegible][illegible]儉德也太何取銀而動至幾十萬索潞綢動至幾千疋甚則搒索宦官得銀則喜無銀則怒而加杖如張鯨以賄通而見用給事中李沂之言為不誣若使其無賄 皇上何至優容撻佞況沂之瘡痍未平而鯨憑錢神復入雖 皇上無以自解何以信天下而服沂之心耶此其病在貪財者也以 皇上不怒而威豈思有

忿速懲也夫何今日杖宮女明日杖宦官彼誠有罪置以法律責之逐之可也不必杖之累百竟使斃之杖下此輩密邇聖躬使其死不當罪恐激他變甚則宿怨藏怒於直臣范儁姜應麟孫如法併幽滯於林泉詢禁於散局抑屈而不伸此其病在尚氣者也夫君猶表也表端則影正君猶源也源潔則流清 皇上誠嗜酒矣何以禁臣下之宴會 皇上誠戀色矣何以禁臣下之淫蕩 皇上誠貪財矣何以懲臣下

之饕餮　皇上誠尚氣矣何以勸臣下之和衷而着
迷病雖說於心係累其身聖慮何時而可愈　且其
春秋鼎盛之特經年不朝過此以後之年當何如耶
今春會場論題曰聖賢所以盡其性是默指　皇上
好貨好色但其指引而不發悉　皇上亦未之悟耶
臣特撰四箴以進之但臣之說逆耳之言拾心之論
對症之藥也倘蒙俞允出御便殿多接正人勿貪女
色勿耽酒除此四累以靜攝不踰半年而聖體必

強壯康豫如其不然頑碎臣之首甘當欺誑之罪疏入　上在毓德宮召閣臣申時行等於西室　上以于仁疏手授時行時行等懇請寬宥久之　上意始解踰兩月于仁以病請特旨着為民天啟二年推恩諸言官于仁贈卿如例

劉元珍無錫人萬曆乙未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尋改兵部職方司郎中乙巳四明當國技紀歸德會大計借考功以快私憤元珍抗疏直糾首輔沈一貫之

罔上行私給事中錢夢皐之頑鈍無耻言詞激切奸
黨恨之次骨謂不杖元珍議不可恩會雷震郊壇罘
木上懼反杖前得削籍為民元珍歸與涇陽顧憲成
講學東林寒暑不輟庚申神廟遺詔起廢陞光祿寺
少卿辛酉三月入京會瀋陽陷從贊畫劉國縉以招
撫南四衛宦氏為名擁數萬衆入內投捐督餉侍郎
令發天津登萊船南濟元珍上疏曰國縉投拜李成
梁稱義兒與如栢如楨結為兄弟狼狽相倚種害遼

東李成梁棄地資敵國縉代爲營脫倖免誅戮使胡人得逞意與併驕馬鷹伶無窮禍本實基於此矣繼輸紅旗催戰玩寇喪師撫順失守楊鎬繼之忿與如栢主和戎之策獨忌劉綎爲之鯁耳故令杜松出撫順却置私人定計設伏松與綎俱血戰以死一則骸骨不存一則分門碎首如栢爲諸將領袖冷眼旁觀令前之招過與奏合是而名將與數萬官兵冤鎬與如栢殺之國縉一當贊畫之任首疏力保鎬如栢而

反半杜松以逆制此何心哉揚鶏緣索懸於如栢如
栢縲叢懸於衆邦而圍緡乃緣索中伲偪摯之東則
來挐之西則西惟所命之總不失義兇本來面目國
緡之用遂人冐幣金二十餘萬究竟所稱土兵三萬
曾得其一臂之用否國緡賛盡大衆如此已而被荼
鮮任踪跡詭秘不知來蹤已後作何勾當一任猱獮
屠戮之慘猶脫然於千捽萬鏑之中直待河東盡淤
腥膻河西危同累卵國緡不後不先突如擁衆以入

衆至數萬不為卑弱况山東礦徒素號驍勍尖不降戍國縉既能招撫官民亦可收礦徒之用罰不就彼中糾合圖聚牽制敵人以自贖從前之積孽而乃遽欲問道登萊天津竄廠內地意欲何為况遼瀋之亡皆以降夷為內應今數萬之衆保無奸細挽入其中衆為國縉招撫者或別有指授亦不可知夫一國縉耳今日若能招撫逃亡昔日必不扶同賣國昔既忍共賣國而默之今忽信其招撫而收之呼吸安危豈

咨旹試自逆事發難以來猛士捐軀叛帥反噬今日褱疎人心之機全在刑賞操縱刑賞之權全在不斷有如功罪已分彰癉莫决坐令戎行勝氣漸消磨於逆義紆緩之中甚可惜也即如揭鎬李如栢天下知其可殺而司寇不請參正刑章故為縮朒以啟戎心而閒偉賓況汝楨乎爪羽翼徧滿長安為寇窟穴今所在大索奸細而獨置巨奸於肘腋恬然安之亦大左計矣　上覽之下部議覆部司為國縉所持不敢

覆而兵垣請擺周緒為東路巡撫遂格不行元珍素強無病京邸偶示微疾遂不起

石匱書曰、張江陵恨言官入骨、於 沖主之前、極力醜詆、不回套子、則曰沽名遂使 沖主不復以人言介意、而痛哭流涕之言、悉以談笑置之益日墮其雲霧中、而懵恍不之覺也、嗣後二十餘年不痛不癢之世界、總以江陵一語釀成、其害可勝道哉

石匱書卷第二百八十五

明 劍南張 岱著

門戶列傳總論

語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朋黨之人至比之河北之賊則其為禍也亦烈矣我明二百八十二年金甌無缺之天下平心論之定定斷送於朋黨諸君子之手如擎觥而酹一氣飲乾不判其滴則諸君子之手亦云辣矣蓋八君擬有天下未嘗無黨我明慶

曆以前黨附其人人敗則黨散慶曆以後人附其黨人敗則黨存黨存則不患無其人人存則不患不興其黨此黨興則彼黨思以勝之彼黨勝則此黨又思以勝之勝復求勝相尋不已天下一日不亡其亦何所抵止耶秦檜千古奸人也然亦有一言可喜謂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少味明黨諸君子推其私心只要官做要官做則又百計千方裝點其不要官做故別其路曰門戶集其人曰線索傳其術曰衣鉢是

其號曰聲氣竊其名曰道学非門户之人庶者不庶介者不介是門户之人貧者不貪酷者不酷奸者不奸惡者不惡以盗跖而一入門户即是伯夷以盧杞而一入門户即為周召入其門户者同心推戴未入其門户者着意招徠無論詐偽小人盡入其牢籠即正人君子亦間墮其窠臼如醉如痴着魔着夢萬曆以來八九十年幾成一聚訟之世界一旦瓦解冰消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清夜思之不亦堂然大可笑哉

嚳之錢塘之浙長出沙洲數里為膄田者亡算越人爭之吳人爭之益力謂得此田可以長享富厚乃頃刻潮平沙洲盡失膄壤肥田總歸烏有則吳越之人其胸中又作何觀想哉闖賊入都京師將陷諸臣請奔閩南走　先帝大怒曰爾等平日各立門户不肯為朝廷出力今日敗壞至此朕非亡國之君爾等迺亡國之臣也國君死社稷已矣又將焉往嗟嗟天語一字一血及後東林餘孽投誠闖賊猶曰我東陵(林)

人也以圖大用更有天身事仇如項煜光時亨周鍾輩終以門户縱橫敗其身朋黨為禍之烈不愈出愈奇也哉

我明朋黨起於神宗癸巳京察冢宰孫鑨與考功郎趙南星力矯時獘以去留諸官不先白政府王錫爵不悦以給事中劉道隆疏劾稽勲郎虞淳熙職方郎楊于廷吏部曲為庇護 上責四參孫鑨乞骸骨歸趙南星虞淳熙俱鐫級調外左僉都御史王汝訓

通政使魏允貞、大理寺少卿曾乾亨、部屬于孔兼、陳泰來、顧允成、張納陛、賈巖、何喬遠、洪起隆、助教薛敷教合疏救之、罷斥有差、行人高攀龍上言、大臣則孫鑨、李世達、趙用賢去、小臣則趙南星、陳泰來、顧允成、薛敷教、張納陛、于孔兼、賈巖斥、近李禎、曾乾亨、復乞歸、選司孟化鯉又削籍矣、中外不曰輔臣不附己、則曰近侍不利用正人、果謂出於聖怒、則諸臣自化鯉而來、未見斥責、何以皆至罷斥也、皇上有去邪之

果斷而左右又併行其娟嫉之私望上有容言之
盛心、而臣下又遺以拒諫之誚、爲聖德累不小、疏
上、降揭陽縣典史、次年枚卜、吏部首推閣臣王家屏、
家屏向以建儲不爲錫爵所悉、常語文選郎曰、當余
所最怍者、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顧憲成曰、吾
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錫爵大恚怒、謫憲
成、藉憲成歸、遂講學於東林書院、東林之名實繇此
始、憲成大負時望、海內目爲清流、羽翼多人、互相標

榜、特總督漕運淮撫李三才、建請武清侯以撤旁通
内、謀入政府倚東林之士為聲援、折節事憲成諸遂
臣遷客、計三才力能得主、可為異日賜環地、譽之如
一口、會歸德四明、方開南北之釁、四明以妖書幾殺
郭正域、詞連于王立王士騏、東林之鋒少輯及歸德
四明相繼去、會推李晋江廷機、三才欲亂入枚卜壘
省交章薦之、宣城湯賓尹、宣化蕭雲舉、崑山顧天峻
昌言於朝曰、三百六十人、齊上功德疏、昔見於王莽

今見於李三才矣指執政力持之於是徐鄒諫兆魁劾奏三才奸貪不法數百萬逐格李廷機入閣東林恨三才不得柄用排擠晉江不安其位杜門五年狼狽而去東林陵人逐擁戴福清而葉向高進用矣福清入相東林皆占要地趙南星曹于汴徐兆京主辛亥大計入東林者必留非東林者必逐而南少宰之繼階主南計盡逐東林獨留南黨是時朝士始分為南北黨各立門戶交相攻擊甲寅福清去位乙卯挺擊

事起王之寀何士晉節之不勝落職去庚申神廟晏
祚　光宗繼遊周嘉謨楊漣左光斗先後以移宮羽
翼太子孫慎行以弒逆追究紅丸其辭甚利而新居
踐祚之後鄒元標趙南星王之寀輩相繼起用福清
再正首揆東林之勢橫絕一時點將錄出配合一部
水滸前面天罡星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時雨葉向高
浪子錢謙益聖手書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鄭鄤霹靂
火惠世揚大刀楊漣智多星繆昌期等共三十六人

把然聖神機平師顧大章芈地思律將大任、行刑劉
予手天爾成鼓上包汪文言景共七十二人擬議顛
確、壬戌之後、魏廣微馮銓崔呈秀、挺身容魏同文獄
起、三案盡翻、請立黨碑、幾同元祐、丁卯璫敗、 聖主
當陽、彪虎就戮、欽定逆案、炳若日星、於是百子圖成
報酬黑將、適逆當矣、此時南方之張一網打盡、失身
婦寺、無以自置鬚眉、而東林者篤君然、自附清流矣、
南人無計、思欲少砥狂瀾、則周廷儒溫體仁二君子

者、孫比其選已、宜興雖不免其用而爲程穀一鄭鄤則道學無色、然一黃道周則號召無人、逐一文震孟則報復無路、擱一錢謙益、則與援無門、於是有吳昌時者、獻一奇策曰、項煜錢謙益不得大拜、而天下聲氣盡在婁東張溥、而婁東則宜興爲爭也、欲使東林翻局、則不可不擁戴宜興、欲使宜興復相、則不可不借徑涿鹿、遂諸涿鹿向馮銓貸金六萬、許遠丹陽盛生賀順、虞城侯氏共輦金至都、屬太監曹化淳爲宜

與通譜嘉定贈買內官百口交攢宜興既以后族召用而吳昌時播弄其中南北兩黨玄黃水火混為一家後以忿欲昭雪涿州為朝士所擯遂視師開門革單卸擔而局且大壞卒致賜死闖賊破都 先帝身殉社稷而此時東林之人項煜首揆周鍾勸進叅世清流盡為王紀皆宜興所引援布置之人也厥後北明既失留都偏安阮大鋮虎視眈眈磨牙礪齒按劍起曰福藩者東林之射的也立其世子為天子則東

林無賴笑逆與馬士英謀以軍中欲立福王一語
定策弘光擬翻逆案報復東林光將胄國樞盡置重
辟周鑣周鍾勒死獄中昔日之南人以逆黨了之而
今日之東林又以順黨了之矣三生冤業兩敗俱傷
朋黨之禍始於通州終於安慶蘇有名妓若首尾兩
口饑則自食齧齕無幾體與鰍盡而黨諸君於坑亦
何異哉雖然平心論之東林假仗白義頗有正人南
黨依附冰山寔多群小此是公論至如奇謀迭出於

國破家亡萬難措手之特孳出一東林世仇之天于為之報仇雪恨則阮大鋮之巧思毒計為不可及也已

顧憲成直隸無錫人學者稱為涇陽先生萬曆丙子舉鄉試第一庚辰成進士授戶部主事與同官魏允中劉廷蘭倫倫持名節江陵病各部司官合詞請禱業署憲成名憲成走馬立削去江陵銜之江陵死改吏部主事以太夫人年高請告歸三年閉戶讀易春

秋二經、丙戌起驗封司主事丁亥大計、御史高維崧
以論劾何起鳴降調、憲成與刑部主事王德新並疏
救之德新下詔獄罷為民、憲成降三級調外任補湖
廣桂陽州、州判昔蘇柳二公及我明莊定山俱以謫
至州人士望憲成來如三先生式臨之執經問業者、
戶屨常滿、亡何、轉處州司李、丁艱歸補泉州司李壬
辰大計、擧憲成廉靖寡欲第一人擢考功司主事、憲
成至、值三王並封議起、首疏偕同官爭及與太倉往

覆爭眷佩之無所回互竟得發高邑趙南星司計盡黜諸推貴子弟姻婭憲成實左右之南星以中貴罷去憲成疏願與同罷不報尋領銓事黜陟用舍與時局大相左忌者畜意以中憲成以憲成時望所屬不敢發未憲成惟內閣起王山陰遂削籍歸憲成歸里從游者日衆乃與高大行攀龍等闢東林書院集同志歲有會月有紀一時聲氣咸集互相標榜傾動東南憲成乃作寐語寤語貽書相王錫爵大畧言近日

輔相以挾捷為工賢否混淆於平等而曰剖破藩籬是非並付之含糊而曰脫略邊見知有私交不知有君父此張為朋黨之流豈不可恨語觸將歸下石者盈朝遂以憲成所與同志者目為東林邪黨諸新進少年有才有學之士多起附之以為入東林者皆正人君子攻東林者皆小人憲成死後此風愈熾東林黨遂與國家相始終天啟間魏璫痛恨東林搜剔幾盡有請立碑如元祐故事者左春坊左諭德倪元璐

有耕耒林一疏奏為世界已清而方隅未化邪氛已戢勅亟氣未伸謹瀝愚忱仰祈聖鑒事臣聞持世不平則陰陽之戰起論人失實則舉措之道乖頃者宗社之靈篤棐哉 皇上生知而濟以學問乾健而妙乎從容大奸遐驅徽猷毗發天如再闢人若更生生平以堯舜為極軌今乃知有過之者臣非敢為佞也臣又仰窺聖人無我深燭門戶之名異命重申動以人才為念 純王之心較然天下矣然而黨衆自着

其公虛之議猶存乎哉見臣竊惑焉臣以典試後命入都從邸抄見諸章奏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為並案一則曰邪黨再則曰邪黨何說乎以東林諸臣為邪人黨人將復以何名加諸崔魏之輩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首劾忠賢參提呈秀者又邪黨乎哉以臣虛中之言合之事後之論夫東林則亦天下之材藪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稟清挺之標而或繩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太深此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

非狂狷不可也其所引援為用者亦每多氣昵之倚才幹之儔其間即不無非類要可指數而盡耳而其中則又有泊然無營倚乎自遠謝華膴其若脫付然於不鬪而徒以勝氣心期遞相推獎此其人尤所謂淡漠寧靜純乎君子者也今而曰邪黨則無不邪黨者矣且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於名義士人之行已寧存矯激而不可不準諸庶偶自後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而于是乎彪虎之徒

公然起而背叛名義[illegible]裂盡隳天于是乎連篇頌德匝地生祠矣、夫頌德不已必將剏造生祠不已必且嵩呼、而人猶寬之曰、無可柰何不得不然耳、嗟乎充一無可柰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然而今之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猶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此所謂悖也、以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如西江西奈三吳三楚之間、什九名賢、多半豪傑、苶之理數、決無沉埋、況本思綸、屢伴酌用、而近者任事

諸臣似猶以道學封疆持為戳案雖或薄從剪裁未肯苛刻爾邸又原諸臣之衷或亦深防報復之事而臣以此為過計也水落石出正人捐見總為崔魏之異己即有從井李為国恩況乎平米之借東林以媚崔魏者其人自敗即不需東林報復若其不附崔魏又能攻而去之者其人既已喬嶽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之哉事理甚明疑者不悟臣所謂方隅未化者此也臣又從邸抄伏讀聖旨有韓爌清忠有執朕所

鑒知之諭深仰天聰燭照知人則哲如此而近附逆臣之議殊有異同可為大惟燫之相業光偉他不具論即如紅丸議起聚閧沸騰維特與事大臣並皆蒿縮閧然而燫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大孫慎行君子也燫且不附况他人乎逆璫奸表裏逆焰大張燫以中救抵觸岸然投劾讀其陛辭三疏字字秋霜一時以為寇萊復生趙鼎再出而今推轂不及然灼撥加則徒以其票擬熊廷弼一事耳夫廷弼固自當誅枉

熕不為無說，封疆失事，業業有從，而當時之議乃欲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熕之所以[illegible]半也，然究竟廷弼不死於封疆，而死於局面，不死於法吏而死於奸璫，則又不可謂後之人能救廷弼，而熕獨不能救之也，又如詞臣之震孟，正學强骨，有古大臣之器，其鄉人之月旦，比於陳寔王烈，三月始官，昌言獲罪人，又以方之羅倫舒芬，與臣同年同官，儕輩憚其方嚴，不敢以雁行相敍，而當其去國飄然，幾身天際，臣等

自視則猶糞土也有人如此雅謂千秋而今起用之
旨再下謬悠之譚不已甚有加之竊盜之名者豈以
其數十年前有其兄文從龍不遑之事乎夫人知有
從龍之不遑以爲之兄而不知有文徵明之特行文
彭之至德以爲之祖父且賢愚相越舜象已然世不
聞柳下惠膺盜跖之誅司馬牛受向魋之罰震孟何
罪遺此燼殲將無門戶二字不可重提聊用更端以
相遮抑乎臣所謂正氣未伸者此也總之臣之論東

林不主調停而主別白之論韓爌文震孟不爭一時之用舍而爭一時之是非伏乞　皇上以臣此說申諭諸臣凡於持局用人之際雖不可無薰蕕區別之法但不當存形骸芥蔕之念要本虛公以消偏黨其韓爌雖速推未與而早奉鑒知之旨何難特命召還文震孟雖俞旨已頒而既來不簡之言尚與溫文獎雪於以破方隅而申正直之氣道無出此者矣抑臣又思故憲臣鄒元標業蒙明旨優䘏矣而易名之典

似當一併舉行元標之理學宗王文成而鯁直類海忠介宜令該部於二臣之間取眾二字以旌儒碩至於海內講學書院凡經逆璫矯旨拆毀者併宜令葺復如故蓋書院生祠相為負勝生祠毀書院豈不當復哉疏上天下傳誦之遂為東林定案憲成死後十五年以黨人奪憲成官并奪誥命戊辰　烈帝登極贈吏部左侍郎賜諡端文

石匱書曰顧端文賢者也而為淮撫所欺入其罨竹

淋漓几死，苫絁櫳，食惟虀菜，蒿藉之外，身無長物。端文信之，遂與定交。則公孫布被，端文且不能燭其奸，而況餘子乎。故黨人不一，凡入黨而黨足以罵之者，則紛之黨中，不足以罵之者，則出之黨外，若顧端文，黨不足以罵之者也。然門戶之名，實定錄公始，故以端文立傳，而附以東林黨人十有四焉。

孫瑋，渭南人，萬曆丁丑進士，官至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卒贈少保。瑋古執剛狹，侃侃不撓，爵角南人始

立門戶、致使水火之戰、與國存亡、伊誰之過、
曾于汴、安邑人、萬曆壬辰進士、官至左都御史、于汴鯁介庶直、為東林魁楚、遇事讜論、絕不依阿、頗為群小所忤、
喬允升、睢陽人、萬曆壬辰進士、官至刑部尚書、允升嫉惡若仇、不少假借、辛亥主計、大肆辣手、未免為尚而起見逐、為朝士所抨、
王紀、芮城人、萬曆己丑進士、官至刑部尚書、卒贈少

保、謚莊毅、紀敦尚風節、立朝侃侃、正己率屬、人多憚之、至封疆一案、不拘同而尤為廷尉稱平、

鍾羽正、益都人、萬曆庚辰進士、官至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卒贈尚書、羽正廉直勁正、頗為同儕所憚、而位總之特、惟事講學、不免迂腐、

鄭三俊、建德人、萬曆戊戌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尚書、三俊峻潔自立、不濫交人、而善為積儲、職任司農、人皆服其經濟、

陳于廷宜興人萬曆乙未進士官至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卒贈尚書于廷剛正練達砥礪廉隅知無不言毫無將順而絕意仕進使人不可親昵

馮從吾長安人繇進士至右副都御史卒贈少保謚恭定從吾剛介有守難進而易退與鄒元標建首善書院於京師聚徒講學立身高潔不為婦寺所容

王圖耀州人萬曆丙戌進士官至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卒贈少保謚文肅齧齕宣城逆閹仇隙往〻假借

東林、以濟其貿換、

丁元薦、長興人、萬曆丙戌進士、官至尚寶司少卿、遇事慷慨直言、而孤崇寡交、終老林皋、人皆畏其強項、

于孔兼、金壇人、萬曆庚辰進士、官至禮部儀制司主事、孔兼砥行一意、絕無交遊、而終身甘處下僚、故見不因人熱、

安希范、無錫人、萬曆丙戌進士、仕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以仲叔高攀龍削籍歸里、講學東林、冠蓋之盛、

可比鴟湖、避世三十年、終以餓死、

薛敷教、武進人、萬曆己丑進士、甫觀政、即疏劾兩大臣、左遷教職、會趙南星以計事被譴、上疏力爭、遂入黨錮、敷教面目嚴冷、好面折人過、人皆憚之、隱居二十餘年、環堵蕭然、終不改節、

葉茂才、無錫人、萬曆己丑進士、仕至南工部右侍郎、茂才於世泊無所嗜、官至九列、簡若寒畯、四壁蕭存、不蔽風雨、

石匱書曰、此世所謂東林黨人也、諸君子皆砥礪廉隅、維持風教即不無過激過矜、然濫觴之始、猶清流也、惟是聲氣既廣、吳楚龐雜、間有匪人、濫厠其中、而後來納垢藏污、如九方皐之相馬、〻失而驪焉、〻失而黃、愈失而愈非其初矣、洛蜀朔黨、卒亡宋社、迨至江南、其主撤上偏安、猶搆黨不已、而甚至投降闖賊、猶自負東林、亦冀重用、不亦大可笑哉、